

武侠精品

(台湾)司马紫烟 著

風雄趙燕

3



「司马紫烟作品集」

中原农民出版社



燕趙雄風

3

（臺灣）馬紫烟 著

中原農民出版社



RBF95/13

I247.5
3281
.3

目 录

二十九	智勇兼备	(601)
三十	计闯五关	(626)
三十一	群雄大会	(647)
三十二	威震天下	(670)
三十三	死而复生	(686)
三十四	以义胜义	(702)
三十五	天龙之威	(722)
三十六	力敌千钧	(743)
三十七	五梅剑阵	(764)
三十八	怒视情敌	(785)
三十九	父女团聚	(808)
四十	秘密阴谋	(832)
四十一	弄巧成拙	(854)
四十二	互较心智	(874)

二十九 智勇兼备

刚说到这里,那枝信香上冒出一道银色火花,燕青一抖手就是两枚燕镖,分作弧形前进绕过各人的头顶,向花蝶影耳际袭去,花蝶影举钏轻点,将它们击落在地,燕青双手轮流发镖每次都是两枚,以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路线,花蝶影左右前后,几乎都受到了攻击。

可是她十分从容,判断也极准,有时不加理会,任听镖片在耳际飞过,连头都不动一下,果然那些镖以分寸之差,擦耳而过,有时她用玉钏一击,铜镖在一声清脆的声响中,被击落在地下或桌面上。

蓦而,银花再爆,信香已尽,公孙述道:“花护法接镖手法,果然神奇莫测,可是蝶须针也未见施展,不知是何原故?”

东门灵凤一叹道:“花护法的蝶须针早已发出去了,而且只发了两枚,想必都钉进了燕公子的肩井穴中去了!”

燕青道:“燕某怎么没有感觉?”

东门灵凤道:“蝶须针之妙就在此,中人毫无感觉,入穴而没,外表上毫无踪影,一刻功夫后针随血脉运行至心肘,透心而死,连救药都没有!”

花蝶影笑笑道:“不过妾身已得总执事指示,说教祖对燕公子有意借重,所以在手劲上留了六成未发,现在针尾尚有三分之一在外,可以起出来……”

东门灵凤见张自新要替燕青拔针,连忙道:“使不得,针上没有

毒，却另有作用，针口见风，立刻就能致人于死命，只有花护法自己才能起出！”

东门灵凤说完后，又转首朝杨公久道：“杨大侠！拜山之举，只好到此为止了，三位请回去，燕公子则必须留下，等教祖示下后，再为他取针……”

燕青却笑道：“别忙，别忙，如果花夫人只发了两枚蝶须针，燕某已经接了下来，不知是不是？”

花蝶影一怔道：“你接住了，不可能，针在哪里？”

燕青道：“已经壁还，穿在夫人的耳上了。”

花蝶影连忙举手去摸摸自己的耳，忽听得叮的一声，两枚燕尾镖适时擦身而过，将她的一对串珠耳削落在桌子上，每串珠耳的最后面一颗明珠上，刺着一枚极为细小的淡青色小针，长仅半寸，细如牛毛，如不是白色的珠光为衬，肉眼还不易辨别。

花蝶影脸色大变道：“这……这简直不可能！”

公孙述也大感意外道：“花护法，这是不是你的蝶须针，你要认清楚。”

东门灵凤这时倒是惊喜参半，强自按捺住心中的兴奋，淡淡地道：“不会错，除了花护法的蝶须针外，谁也不会有这么细小的暗器，花护法，你的蝶须针独步人世，从没有出过差错，今天怎么会失效了？”

花蝶影讷讷地道：“我……我也不知道。”

燕青笑道：“夫人的蝶须针既然能破气功，必须纯钢所铸炼，钢性属阳，惟纯阴之物能克的，而阴柔之物，其质必柔，难以抵挡夫人强劲之腕力，只有一样东西，不仅性属纯阴，而且坚硬不逾钢铁，燕某刚巧带着此物……”

花蝶影忙问道：“是什么？”

燕青一举手道：“燕某这十枚指套是磁石所铸的！”

东门灵凤哈哈一笑道：“原来磁石能抗御蝶须针，花护法，你的蝶须针不再是秘密了。”

花蝶影脸色一沉道：“燕公子果然好心智，居然能识透妾身蝶针之秘，可惜你的指套太小了，不能把全身都掩盖起来，妾身如果用满天花雨的手法，你又如之奈何？”

燕青笑笑道：“那燕某只好认命，可是今天侥幸承让，夫人要杀燕某，就必须改一天。”

花蝶影怒道：“为什么要改天，今天也不能再放你！”

燕青将笑容一敛道：“公孙先生，齐天教如果只会耍赖皮手段，我们就不必继续领教了。”

公孙述道：“燕公子！本教几时赖皮了？”

燕青手指桌上的一对珠耳道：“双方言明指鸽为止的，燕某侥幸得手，证物尚在，算不算过关？”

花蝶影怒道：“比斗是有时限的，信香已尽，你才出手，我没有防备，又被你声东击西，胡说八道，分散了注意，否则你这点手艺，岂能难得住我！”

燕青笑道：“声东击西有之，胡说八道却不承认，燕某接得夫人的蝶须针，明明穿在耳上了……”

花蝶影叫道：“那是你附在最后两枝镖子送过来的，早已过了时限！”

燕青笑道：“时限是对手的时限，不是指镖运的时限，信香火尽之后，燕某两手都放在桌上，没有再动过，几时发过镖的！”

花蝶影一怔道：“时限满了之后，我们还说了好一阵，那枝镖才到，如果你是在时限以前发出，怎么停那么久才到，分明是你利用我们谈话的时间，偷偷发镖……”

燕青笑道：“夫人可曾看见我发镖？”

花蝶影道：“没看见可是谁也没有注意你的手。”

燕青道：“既然没注意，就不能说我偷偷发镖，至于时间之久暂，夫人是行家，该明白回风手法之下，要所发的暗器在空中再停留久一点，也并非不可能的！”

东门灵凤道：“这倒是不错，我们既然没看见燕公子在时限之后再出手，我只好承认他的话！”

花蝶影叫道：“不承认，回风手法固然能维持暗器久浮不附，但必有声音，我在手摸到耳时，才听见耳后风响，因为过了时限，我未加戒备，可是我知道这两枝镖发出的时间不会超过讲一句话的工夫。”

公孙述道：“在下耳目虽然不敏，也听见一点声息，那确是在时限之后才有的动响。”

燕青笑道：“我承认在厅中的响动时间很短，但不能承认我的镖是在时限之后出手的。”

东门灵凤一怔道：“这是怎么说呢？”

燕青笑道：“花夫人是听风接影的高手，必须用点心思，才能侥幸占先，那两枚燕尾镖是在时限以内发的，但出手之后，在厅外的院子里绕圈子，各位自然听不出，照燕某的估计，它该回来得早一点，不知何故，在外面受了一点耽误，但最后回来的路线，是冲破花夫人背后的窗纸直线射至，这有窗纸破痕为证。”

公孙述连忙走到窗前一看，果然有两条细小的割痕。

张自新道：“燕大哥的飞镖在院子里飞行时，因为碰上了树枝，削下两根细枝来，所以慢了一点。”

杨青青微愕道：“张兄弟！你怎么知道的？”

张自新道：“我在通达镖局练习捡树叶，拾树枝，整整有一年的工夫，这种声音最熟了，再远再乱，我也听得见，不信可以出去看看，那两根细枝上共有九片树叶。”

东门灵凤飞身出门，很快拾了两根细枝，进来放在桌上，果然

是只有九片树叶，断处如削，公孙述摇摇头叹道：“花护法，物证俱在，本席只好判你输了，恭喜公子过了一关。”

花蝶影再也没话说了，起身一福道：“燕公子心智手法，妾身自愧不如甚远。”

燕青也还了一拱道：“夫人过奖了，夫人蝶须针神技，依然独步当世，燕某发尽囊中之镖，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才幸胜一筹，何况夫人仅发两针，如果用满天花雨手法，燕青岂有命在了。”

花蝶影似乎满意了，微微一笑道：“妾身自遇教祖之后，不屑作第二人想，可是今天一会先是几个小婢在张少侠之前出尽了丑，妾身蝶须针又折在公子燕尾镖之下，看来江湖能人辈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后江湖，该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公孙述冷冷地道：“花护法是代表谁说话？”

花蝶影一怔，这才意识到自己太过客气，把这几个年轻人捧得太高，竟忽略了有一个齐天教祖的存在，连忙一笑道：“当然教祖的技艺天高海深，举世无人能及，可是教祖自己也表示过了，他只站在指导的立场，绝不会跟这批年轻人去争意气的。”

公孙述这才微微一笑道：“岂仅教祖如此，连我们也只能站在指导的立场上，真正干事的责任，还是放在年轻人的身上，不过自从四大使者有两个失风后，教祖对本教年轻的一代很失望，目前不想叫他们负太多的责任，所以才请各位护法多辛苦一点，让几个年轻人多学学，磨练成熟一点，再把担子交给他们去挑，你训练的十二金钗还不错，只是年纪太轻，多历练一下将来都是本教的栋梁之材。”

花蝶影听得很高兴，连忙笑道：“将来还要公孙先生多加提拔！”

公孙述笑道：“那当然没问题，不过我们都是闲职，你倒不如求飞凤使者多帮忙，将来齐天教中，飞凤使者必然是教主以下的第二

把交椅人物！”

东门灵凤听得很不入耳，冷冷地道：“公孙先生，来人已经连过两关，你该到下一关打下招呼，人家可没兴趣听你在这儿吹嘘！”

公孙述被说得脸上微红，讪然起身而去，临走时朝花蝶影关照道：“花护法，今天恐怕还有第二批人来拜山，你要留神招呼一下！”

花蝶影问道：“是哪一批人？”

东门灵凤道：“是白长庚率领的大内高手，你最好把你手下这十二个侍女带到一个隐秘的地方，重新布置一下，可不能再丢一次人了！”

花蝶影道：“那倒是要好好计划一下，可是这里我分不开身来……”

东门灵凤道：“你去好了，我用你这里款待一下这几位来宾，日已近午，不能叫客人饿肚子，等吃过了午饭，再访第三关去，顺便替你照顾此地！”

花蝶影道：“那就麻烦使者了，我叫人准备去！”

东门灵凤道：“你忙你的，松月院主叫人准备的。”

花蝶影率人起身告辞，东门灵凤这才对燕青道：“这一关你过得很漂亮，我知道你要拖时间，才留你们在这儿午饭，等白长庚他们来一起闯，后面那一关颇不好过呢！”

燕青神色微动道：“前面一关是什么高明人物？”

东门灵凤道：“那不能算是人物，只能称为怪物，是教祖在苗疆中延罗来的一个巫师，不仅身高体壮，还兼天生异赋，一身皮肉，刀枪难伤，力大无穷，而且还会喷火腾云各种异术，像这样一个怪物，你将如何对付呢？”

张自新愕然道：“世上真有这种怪人吗？”

东门灵凤道：“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

杨公久道：“这倒是有的，我年轻时到过苗疆，斯地颇多异人，

尤其是各部族的巫师，确实会法术，赤足走炭，皮肉不伤，只是没见过会腾云的。”

松月真人这时第一次开口道：“贫道门所习乃道门正宗，可以保证一件事，世上绝无腾云驾雾的神仙。”

东门灵凤道：“可是我亲眼见他表现过，手扬处，真有一团五彩彩云，离地两三丈，蹑身而上，往来浮游，蹑空而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燕青沉思片刻道：“此人具此异术，应该不是武功所能敌的，齐天教祖又怎能制服他？”

东门灵凤道：“那就不太清楚了，此人对教祖十分忠诚，此外谁都不在他眼中，还有就是对纯阳子十分客气，似乎有几分惧意，因此如果纯阳子能及时赶到跟他暗中打个招呼，说不定能叫他手下留情，放各位通过。”

燕青神色一动道：“他对纯阳子为什么要客气呢？”

东门灵凤道：“苗人都有蛊虫，巫师更练有本命神蛊，纯阳子精通医理，必擅制蛊之术，才使他畏惧吧。”

燕青笑道：“纯阳子能制他，我也不必怕他了，这一关我们必可通过，还是先过了关再吃饭吧。”

东门灵凤道：“这可不能开玩笑，我觉得还是等一下的好，我听说白长庚的大内高手中，有个藏边的喇嘛僧人，也擅吞刀吐剑的异术，不如让他们以巫对巫。”

燕青道：“不必，腾云的异术，我可以跟他较量一下，刀枪不入，力大无穷，倒是不好对付，但张兄弟的摔跤手法，可以巧制蛮，摔他个发晕，管叫他筋疲骨软，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何必沾人家的光呢？何况白长庚与张兄弟不睦，合在一起，不但帮不了忙，说不定还会捣我们的蛋呢，东门小姐，请把午饭转到第三关上，等我们破了关再用吧。”

杨青青问道：“燕大哥，我从来也没听过你会腾云驾雾的法术，你是跟谁学的？”

燕青笑道：“我从来也没学过，可是你听松月仙长说了，腾云驾雾的神仙法术是骗人的，世上绝无这种事。”

东门灵凤道：“我是亲眼看见的。”

燕青笑道：“那一定是骗人的，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到时候我也跟他对比戏法好了。”

东门灵凤将信将疑地道：“你很有把握，我自然可以带你们现在就走。”

燕青道：“没问题，只有武功是假不了的，此外一无可惧，趁着白长庚还没有来，我们先走吧，免得叫他学了 my 乖法，东门小姐，叫他什么名字？”

东门灵凤道：“苗人没有正式的姓名，他原来的名字是天神之意，教祖以族有姓，他叫苗天神。”

燕青笑道：“那我们就去斗斗这位苗天神吧。”

东门灵凤道：“你别太自信了，这家伙撇开法术不说，一身的武功也相当可观。还兼力大无穷，我的银针可洞穿金石，但是打在他身上却毫无用处，除了眼睛一两处要穴外，此人可说是坚不可攻。”

燕青道：“没问题，我总有办法制服他的。”

东门灵凤道：“既然你这样有把握，我就带各位去一趟，松月院主，这里麻烦你先照料一下，等花蝶影布置好了之后，你再交班赶来吧。”

松月真人虽为一派之尊，可是在齐天教中，他的地位却相当低微，对东门灵凤的话只有听从的，心中虽然不放心张自新等人，却也没有办法。

东门灵凤笑笑道：“院主请放心好了，你知道我是站在哪一方面的，绝不会叫他们吃亏，就叫你暂留此地是有用意的，因为纯阳

子可能会把朱梅与李铁恨也找来凑热闹，你在一旁可以就便照顾他们。”

张自新怔道：“朱前辈与李大叔也会来吗？”

东门灵凤道：“朱梅跟李铁恨在一起，要来自然是一起来，家母近年来开始参悟佛理，好像颇有心得，今天她老人家心神不宁，时生警兆，能令她心神不安的只有李铁恨，所以我作了这个判断。”

张自新又问道：“伯母预感到李大叔会有危险吗？”

东门灵凤道：“她没有说，但叫我特别注意，所以我一早就守在外面，谁知道你们闯了来了，你们不会使家母感到心神烦扰的，所以我判断一定不会有别人前来，当然也不会是指白长庚他们，如此一推敲，李铁恨的可能性最大。”

燕青道：“假如李大侠也要来，则我们必须把那些关，一一闯过，替他们省些麻烦。”

东门灵凤道：“你们是你们，跟他们又不是在一起的，你们过了关，对他们会有什么好处呢？”

燕青笑道：“朱掌门人与李大侠如果声明是我们一边的，就不须要重复闯关了吧。”

东门灵凤一怔道：“这倒不错，松月院主，那你快到下面去等着，如果见到他们，就教他们用这个方法上来。”

松月真人果然急着要走，燕青笑道：“道长还是留在这里等候的好，如果是纯阳子去通知他们，一定会想到用这个方法的，道长居中联络，可以兼及两道，否则我们双方隔得太远，呼应也不方便。”

松月真人一想也对，最主要的是把前面一批人的动静通知后一批人，第一关上的司马笑是齐天教的人，有他在场，谈话不方便，倒不如留此，花蝶影不在，东门灵凤交待自己留镇，谈话可以无碍。

东门灵凤已起身领着大家走了，每重关隘虽仅距离里余，山径

曲折，仅一路可通，倒是相当严密。

这一次是为了争取时间，大家走得很快，没有多久就到了，公孙述伴着一个巨人似的苗天神站在门口相迎。

苗天神的确像一尊天神，身長两丈出头，张自新个子最高，也只到他肩下，娇小的杨青青只有他一半高。

长相也够凶犷的，铜铃大眼，浓眉如剑，狮子鼻，血盆大口，上身赤裸，围了一条豹皮裙子，胳膊比常人的大腿还粗，鼻子下穿了个大金环，两臂及颈下也各套了一个金圈子，目中精光毕射。

拜山的四个人都是胆子大的。见了他的模样，也不禁心悸之感，公孙述笑笑道：“我听说使者已经传人在第二关准备午饭了，怎么又来了？”

燕青笑道：“听说天神雄武，我们连饭都不想吃，赶来瞻仰一番！”

苗天神被捧得高兴，哈哈一笑，声如打雷，用震耳的声音道：“客气！客气！洒家完全是个野人，岂敢当天神之称呼！”

燕青道：“这个天神不必太谦，《山海经》、《搜神记》上所述的天上神仙，都是生具异禀，天神当之无愧。”

这两部书是远古之作，所说的都是些鬼怪魑魅之山精海异，燕青明捧而暗损，苗天神虽懂汉语，书却读得不多，闻言以为燕青在恭维他，乐得咧开嘴直笑。

公孙述皱皱眉头，也不便道破，只是岔开话题道：“使者一定将苗兄的各种奇技异能都说过了，各位拜山过关，自然不能较量法术，还是由各位自行提出较技的办法吧，苗兄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

苗天神笑道：“公孙先生将洒家说得太离谱了，洒家只会几手法术，一身蛮力再加上皮肉粗糙而已！”

公孙述笑道：“只此已经够了，刀枪不入，兵刃暗器对苗兄不起

作用，神力可拔山，较内劲也不逊于人，除了教祖以外，谁还能胜得了苗兄，所以这一关放宽尺度，各位不必要胜过苗兄，只要能在百招之内，不输在苗兄手下，就算过关了！”

燕青道：“这不是太便宜我们了！”

苗天神笑道：“兄台不要客气，洒家是个粗人，手底下没有分寸，一动手就难以控制，所以这百招之内，兄台能够不受伤，就是很了不起了！”

燕青微微一笑道：“既然前来拜山，自然不能存着占便宜的打算，我们拟定了三项请教方式，首先由杨小姐以轻功一较天神的凌云神术，再由兄弟领教喷火妙术，最后由张兄弟空手对搏，三场中有两场领先的就算过关……”

苗天神一怔道：“喷火不足为奇，徒手对搏还可以动用技巧，轻功与腾云，简直不能比！”

燕青道：“可以比的，我看这儿有一片竹林，杨小姐用轻功与天神在竹枝上互赛持久力，先坠地者为败计！”

苗天神笑道：“那不行，可是洒家腾云之术，能停留在空中，杨小姐不是稳吃亏吗？”

燕青道：“看起来是吃亏，其实并不然，竞争时不准伤害对方，只能用方法逼使对方落地面，天神虽能踏云蹑空，杨小姐囊中有法宝能破解！”

苗天神哈哈一笑道：“阁下一定是想错了。”

燕青笑问道：“在下错在什么地方？”

公孙述道：“燕公子可能是听了松月的话，以鸡狗之血或妇人之阴气可以破法，苗兄的法术另有玄妙，完全与道家的法术不同，本教以前试验过，完全没有用！”

燕青笑道：“杨小姐的法宝也另有妙用，事前不能宣布，到时候一试便知分解！”

苗天神笑道：“这个酒家倒要领教一下！”

燕青道：“天神请先施法，然后就开始吧！”

苗天神沉思片刻，然后将手一指，口中喝道：“疾！”

但见一缕红光由他指尖射出，在空中绕了几个圈子后，波的一声轻响，爆成一团五色云彩大如薄云团，随着他的手指所示的方向，往来游移。

大家都看呆了，杨青青低声耳语道：“燕大哥，你怎么作弄我呢？我哪来的法宝？”

燕青将自己的燕尾镖偷偷地递了一枚给她道：“这就是你的法宝，你回头用轻身功夫，纵上竹梢，尽可能的多持一下，直到快支持不住时就脱手放出这枚燕尾镖，我保证他会栽下来。”

杨青青道：“在竹枝上必须提气疾行，我支持不了多久的，回头这镖往哪儿发呢？”

燕青笑道：“随便往哪儿发，只是做个样子而已，真正的法宝在我手里，我是利用你去吸引他的注意，才能暗中施为，出他的丑！”

杨青青半信半疑地道：“你真有把握吗？”

燕青笑道：“先前我还是靠着猜测，现在有绝对把握了，你尽管放心，我总不会叫你吃亏的！”

杨青青这才接过了镖，捏在手中，苗天神最后将彩云定住在自己头上道：“酒家要登云上天了。”

燕青笑道：“请！天神登上云头后，杨小姐也开始登竹枝，然后就看哪位先落地了！”

苗天神双足并举，轻轻一登，平地拔起，轻轻地落在彩云之上，果然能蹑空停止，不动也不坠，张自新究竟童心未泯，忘了敌我，大声喝起彩来。

燕青笑道：“张兄弟，你得留点声音，回头杨大姐还要有更精彩的表演呢！”

杨青青以一个喜鹊登枝的姿势，跃登一根竹枝之上，因为轻身功夫完全靠提气，无法久站的，她立刻移动身形，在竹枝上游走，如同穿梭般来往！

女子身形巧小，练轻功较易，杨青青功夫底子扎实，最近练了天龙剑式之后，运气大有进境，所以在竹梢跃点腾挪，十分轻捷。

苗天神也喝了一声彩道：“洒家以逸待劳，胜了小姐也不好意思，就略略加点手法吧！”

语毕推动彩云，飞到竹林上面，采了一把竹叶，然后用竹叶当暗器一般地发出，每片竹叶飞进竹枝，将竹枝切得半断，杨青青虽然提气腾行，到底还有点重量，竹枝原来的径度尚可载重，断了一半后，载重力大减，杨青青一脚踏上去，竹枝立断，差点没摔下来，连忙换到另一枝上去。

这片竹林四丈见方，为数不过百余株，苗天神连续抛叶断竹，剩下的为数已然不多！再过一会儿，竹枝全断她就没有立足之处了！

燕青见余竹仅剩十几株时，乃轻哼了一声，举手招呼道：“杨师妹，可以放法宝了。”

杨青青急得一头大汗，听见招呼后，连忙把手一扬，苗天神对她的法宝颇为注意，连忙止手凝神端详，见是一片铜制的燕尾镖，不禁哈哈一笑。

笑了不到两声，忽而身形一歪，头上脚下地栽了下来，幸亏他功夫还不错，半空中一个挺身，双脚落地，首先招手先将那朵彩云收了回来，杨青青也跟着跳回地上，一身大汗，可是她落地在后，总算是胜了。

公孙述与东门灵凤固然满脸凝色，连杨公久与张自新也大感不解，甚至杨青青本人也莫名其妙。

那枚燕尾镖还在空中飘游飞绕，燕青伸手跃起接住了，交给杨

青青道：“师妹的宝贝真灵呀，快收拾起来吧。”

苗天神却满脸疑色道：“杨小姐，洒家实在不明白，你的法宝究竟有何妙异……”

燕青笑道：“天神这腾云之术十分精妙，如果揭穿了真相，以后就没有多大用处，师妹，把你的法宝给天神过目一下，他就会明白如何破法的。”

杨青青果然将燕尾镖递给苗天神，他接过看了一眼，又放在口中用舌头舐了一下，脸色一阵大变。

燕青笑道：“法宝只此一枚，送给天神吧，免得以后影响了天神的腾云奇术。”

苗天神又是一怔道：“真的只此一枚吗？”

燕青笑道：“目前只此一枚，这制炼的方法只有在下与杨小姐知道，我们交了朋友，绝不告诉别人，天神就不必为此担心了。”

苗天神十分感激，收起燕尾镖，藏在腰间，拱手道：“谢谢二位，燕公子既然洞悉内情，喷火之技也不必献丑了，洒家认输就是。”

公孙述连忙道：“苗兄已经输了一场，如果再认输一场，就算来人过关了。”

苗天神哼了一声道：“洒家说认输就认输，教祖面前洒家自己去请罪，公孙先生可管不到的。”

公孙述听他说出这种话，面上十分尴尬，既下不了台，又不敢过分去逼他，因为这家伙蛮起来，谁的账都不买，连强永猛对他都客气三分，何况是自己呢？

可是自己身任总坛执事，被人如此轻蔑，当着外人，威风扫地也难以交待。

燕青见状一笑道：“喷火奇术，在下虽然略知大概，却从没练过，一定不会强过天神的，既然承天神相让，我们两个作平好了，等张兄弟与天神徒手肉搏后，再决定是否能过关。”